



诗二首

■李雯

刘村梨园行

千枝万树玉颜羞，
雪染梨花骨更柔。
游子踏青心欲醉，
黄莺鸣柳意生悠。

吟辞

山外青山楼外楼，
烟花漫道绿潮流。
鸣凤戏水响天籁，
潭龙卧波荡行舟。
奚仲高阁飞斗拱，
城南新区巧运筹。
随意寻芳青石醉，
任凭入梦到扬州。

夏日两题

■兰采勇

蝉躁

整个夏天，
风欲言又止。
太阳咆哮着，
鼓动千万只蝉，
无所顾忌地飞翔，
自由自在地歌唱。
把那些灼烧的唱词，
通过大嗓门，
由远及近传递，
近乎疯狂般的声嘶力竭。

挥汗如雨的蝉鸣，
拾掇蹩脚的鼓点，
把整个乡村的夏日，
敲击成一锅沸腾的水。

蛙鸣

带有古韵的声调，
从宋词里走出。
习惯从初夏的午夜开始，
唱荷塘月色，
品乡村恋情，
在老屋守旧的窗前，
一句接一句，
吞吐月之铅华。
这支民乐团，
天生一副好喉咙，
湿漉漉。
携带乡音，
潮湿我的心情。
拧起来，
就能看见稻花香和丰收年。

■高龙章

近些年来，远去的老友可谓多矣，而使我猝然痛获噩耗的则是修杰先生的讣告。修杰兄劳碌一生，从无住院治病的历史，也未曾听说他有什么烦心事儿。一个朴实无华并不魁伟的北方汉子结结实实地从上个世纪跨进这个世纪，永远地快乐奔走，永远地伏案笔耕，不变的谦逊诚挚，不变的严谨认真——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一片寒叶，一阵风就被吹走了。屈指可数的几天前，我俩还在马路上照面，手扶着同样老旧的自行车，稀里糊涂地搭讪些闲话，也就各自走了，谁都难料，从此就再无缘相见。

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拨儿人，经历过日寇的摧残，亲见过解放战争的硝烟，品尝过共产党解放军关爱百姓的甜蜜，目

睹了解放后一轮轮的运动，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别样生活。到了最该出力的美好年代，人却步入了老年，那一代历经坎坷的人们，纷纷迈进了退休的大门。

我和修杰兄，还有其他的同龄人，并没在退休的门坎前停下脚步，少有娱乐，少有健身，少有聚会，少有休闲，一只无形的手驱使自己继续“上班”。就在退休后的十几年里，修杰兄余热焕发，不断推出了《枣庄煤矿工运史》、《煤浪花》、《我家50年》和《百年中兴风雨》等一系列中华矿业史诗性力作，以及集枣庄地方文化之大成的力著《枣庄运河文化》。修杰兄毕其一生，对枣庄矿区百年发展变革的历史进行了探索、挖掘、记录和论证，留给后人足资研究、借鉴和考据

的丰富资料，无怪乎人们称颂他是枣庄煤矿历史的活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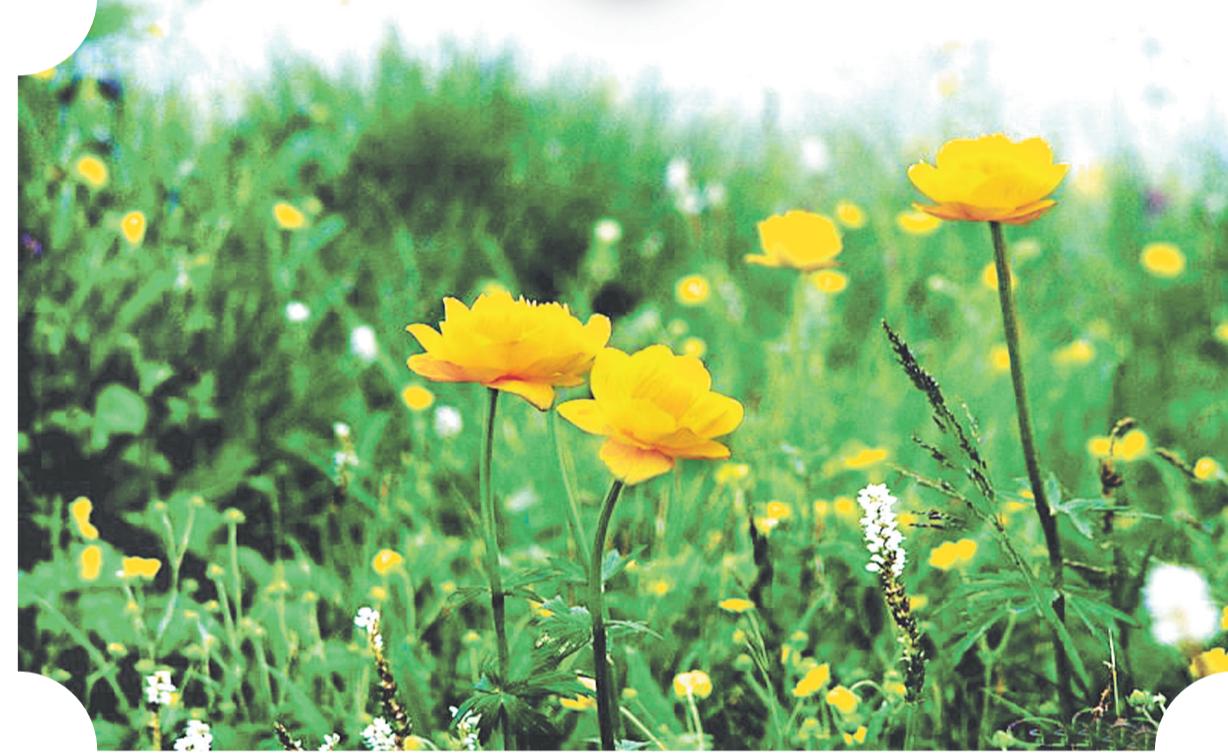
我和修杰兄相识的历史跨度，足足有了近半个世纪。从最初六十年代的枣庄市和矿务局同时筹办阶级教育展览，双方几乎将所有具备文艺宣传能力的热爱书法、绘画的青年都集中在一起，下基层、钻矿井、忆苦思甜、访贫问苦、收集材料、编写脚本、摄影、绘画、制作版面、培训讲解员，搞得热火朝天。修杰有组织能力，矿区一帮青年人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枣庄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〇〇八年到二〇〇九年，我创作了台儿庄古城历史长卷画，这也正是我和修杰兄友情发展的一条沉重组带。如果不是他的推

荐，我也可能永远不会涉足长卷这一国画形式的艰苦创作，也就很难能体认自己在这种事业中的专业能力。俗语说：良马驾马，拉出来遛遛——我就是一匹不知良莠的老马，被修杰兄拉了出来，还真跑得不错，也真办成了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修杰兄就是我的伯乐。

得知修杰兄病逝的消息已过去了五天，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谦逊品格，他的精神气质，一直回荡在我的心中，排解不易，只好学习他令人敬佩的高贵品质，沿着与他平行向前的文化旅途，继续走下去，直至与他会合的那一天。

一朵好花突然被吹落了，他的芳香却会永留天地之间。

琼花遽落 丹陛留芳
——追忆李修杰先生

莲与茶

听到楼下有位大妈吆喝着卖莲蓬，我才恍然大悟，到了莲蓬成熟的季节。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的那句“最喜小儿无赖，村头卧剥莲蓬”，也想起了小时候在河边等大人采莲蓬、剥莲蓬的快乐往事。

周末，老公开车载着一家人去郊外婆婆家。公公婆婆退休后在郊外买了房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从此“隐居”了。这次除了看望公婆，还为了采莲蓬。婆婆家的荷塘就在房子后院门口不远处。后院里有树，还有泥工做的

一个小亭子，亭子里有石桌、石凳，将后院门敞开，荷塘的景色尽收眼底。夕阳西下时，一家人坐在后院的亭子里，边纳凉边欣赏院外的荷塘美景，还能吃到新鲜的莲蓬，真是人间美事。

女儿吃过冰糖莲子，喝过莲子粥，还从没吃过刚从莲蓬里剥出来的莲子，所以剥莲蓬时格外认真。她问我莲子能不能这么生吃？我肯定地点头。女儿尝过之后说：“好吃，不过和我吃过的冰糖莲子不一样，非常嫩，怎么好像

什么都尝不到？”我感慨地说：“就是这种感觉啊！吃莲子就是为了莲子的鲜嫩，外带一点儿香，所以，粗心大意的人是尝不出莲子的味道的。吃的时候，心里什么都别想，若是想别的事情，你就尝不出莲子的味道了，要慢慢嚼，一个一个地吃才好。”女儿若有所思地点头，一语不发，看来是在聚精会神地吃莲子了。

这时，婆婆端来一壶泡好的茶。“好不容易太阳落山，有风凉快些了，再喝茶岂不是会躁热？”

我不解地说。婆婆笑了笑说：“这你就不懂了，用心吃完莲子，过会儿，再喝一点点好茶，会觉得两颊留香，舌腭芬芳，久之不散。”我倒了一杯好茶，慢慢抿了一口，微微闭目养神，那感觉还真是好！好茶配莲蓬，还是头一回听说！

午后，一家人聚在后院的亭子里吃莲子、品茗，看着年幼的孩子们时而紧张、时而雀跃地看大人带着大些的孩子们采莲蓬，其乐融融，这日子也因此多了几分温馨、惬意。

蝉鸣人生

屋外有棵梧桐树，约有十年沧桑，长得高大挺拔，枝桠越过屋檐，伸向高空。浓密的叶片一簇紧挨着一簇，欣欣然，给窗台前投下一片浓荫。

每天天微亮，便会有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树下休憩、聊天，偶尔也会下下棋，自得其乐。而我，总喜欢在清晨的时候沏上一杯铁观音，倚在窗前看书，看得倦了，就俨然孩子一般耷拉着脑袋，听悦耳的鸟鸣声，看夏日里那绿意盎然的梧桐叶，或时不时抬头仰望那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对这一切赏心悦目的景致，欢喜不已。

可是，某一日倏然响起的蝉鸣声，让这样的清雅美好消失殆

尽。那蝉鸣声，如木锯声，又如撕扯声，还如婴孩的啼嘘声，不堪入耳。它们白天不停地鸣叫，晚上又不停地嘶吼，如同思绪剪不断理还乱的怨妇一般，没日没夜地“埋怨”。如此，夏季的炎热似乎突兀降至，我也失了那读书写字、听风赏雨的雅致，烦闷不已。这嘈杂无比的蝉鸣声，如同强挤于眼中的细沙一般，着实让人难以忍受。

偶有淘气的小孩，会爬上梧桐树，越过交错的枝桠，伸手去抓那“丑陋”的蝉。当小孩抓住它的那一刻，蝉鸣至极，而我却在窗台前惊然一笑，心念着将它们全部捉光才好。

期间，出了趟远差，归来时，已是渐入秋季。原本是因长途奔波已近疲劳的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起床看书又看不进，总觉得似乎缺少些什么，困惑不解。安寂之中，屋外响起了蝉鸣声，这声音如一段久违的旋律，亲切呢人。于是明了，是许久没有听到蝉鸣声的缘故。我忽然想起了唐朝虞世南的《蝉》——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想起了李商隐眼中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想起了王籍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等等。

■陈晓辉

原来，那小小的蝉居然是无数文人墨客用以吟诗作词，自喻清高或生活困乏的载体，是古诗入眼里的极致，想到昔日自己对其偏陋之观，顿觉惭愧。再仔细聆听蝉鸣声，它已不像当初那般有力，铿锵，而是如寒风中的微火一般幽弱。我这才恍悟，这蝉的生命周期原本就不长，或许再过些日子我就再也听不见蝉鸣声，想必，它们拼力嘶鸣，是想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完美地演绎自己吧。而我们的人生，不也是时光中的惊鸿一瞥，匆匆而又短暂吗？

想于此，我闭上眼睛全心倾听那蝉鸣之声，顿觉这是人生中的另一天籁。